



欧洲文学中的悲凉与新意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彭倩

2016年的欧洲阴云密布,英国脱欧尘嚣正甚,叙利亚移民搁浅岸口,欧洲深陷难民泥淖中,恐怖袭击此起彼伏(以色列、叙利亚、比利时、伊拉克、爱尔兰)。而2016年的欧洲文坛同样并不光彩,多名文学大师驾鹤仙游,作家拼死捍卫的隐私被扯破,女性作家与大奖无缘。但2016年依然有其亮点,小国作家突破文学共和国的坚固壁垒,频获大奖,文学形式多有创新,诺贝尔文学奖更是令人瞠目结舌。

创于1897

伟人纪念中的争夺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6年是塞万提斯与莎士比亚逝世四百周年,也是夏洛蒂·勃朗特200周年诞辰。三人的纪念活动都挤在了4月的一个星期中,21日纪念夏洛蒂诞辰、22日纪念塞万提斯逝世,而紧接着23日便是莎士比亚。三者之中,谁为冠?

莎翁诞生日期不详,但传统认为应与其逝世日期一致,也为4月23日。从1月份开始,《第一对开本》(*First Folio*)的手稿在美国50个州开始巡展。《第一对开本》是第一部莎士比亚剧本合集,从1623年开始创作和刊印。《签名报》(*Signature*)组织25名作家,共同撰稿,悼念莎翁。而英国更是全民动员,人人参与,就连伦敦的市政交通局也将地下水管道按照莎翁戏剧及人物重新命名。

电视、电影、戏剧舞台、古典音乐、芭蕾舞表演、各个领域都有莎翁纪念主题。伦敦举办了极具创意的纪念活动,泰晤士河畔的《全路》

创于1897

The Commercial Press

(*The Complete Walk*) 短片集循环播放。37 部短片，每幕十分钟，分别对应他的每部戏剧，取景地也选在戏剧发生地，如其中《裘力斯·恺撒》(*Julius Caesar*) 短片拍摄于罗马。英国书店举行《十幕莎翁》，用十个关键表演来几年莎翁。英国电影协会 (BFI) 打造了最大的电影节，在近 500 部关于莎翁的电影中淘沙沥金，选出最佳代表。

如此盛事，国家政要自然需先做表率。英国首相当日发表，“莎士比亚永恒的教育影响力，今日仍活在我们的语言、文化与社会中”。而就连美国总统奥巴马也凑了个热闹，在出访期间兴致勃勃地参观环球剧场，并欣赏了《哈姆雷特》中“生存或毁灭”的片段。

文学界更是为致敬戏剧鼻祖频出新招。英国知名儿童小说家玛洛莉·布莱克曼 (Malorie Blackman) 在最新小说《追星》(*Chasing the Stars*) 中甚至将奥赛罗改造成太空火箭中的女孩，她戏仿悲剧，将其变成科幻小说。英国著名作家伊恩·麦克尤恩 (Ian McEwan)，重构了莎翁的名剧《哈姆雷特》，创作子宫小说《果壳》。他将悲剧英雄放置于一个子宫中，哈姆雷特则变成了一个等待降生的胚胎，他在母亲肚里听到了母亲与情人密谋杀害自己的父亲。全书充满了隐喻，是一个悬疑重重的阴谋故事。

莎翁的光芒显然遮蔽了夏洛特的光辉，以至于很多作家都打出了“忘掉莎士比亚”，“走开，莎士比亚”的旗号，为伟大的女性作家抢占头条。38 出戏剧，154 首十四行诗的战绩却丝毫不能令只有三部小说的夏洛蒂黯淡，有谁能说那孤女简·爱比莎翁笔下的英雄豪杰要逊色？英国为其两百周年诞辰纪念拟定五年计划。1847 年《简·爱》首版，政府为明年的纪念活动也展开铺垫。2016 年夏洛蒂的最新传记《夏洛蒂·勃朗特：坚毅的心》问世，传记作家克莱尔·哈曼 (Claire Harman) 将夏洛蒂打成一个现代女英雄。作为勃朗特幸存四姐妹中的长姐，夏洛蒂自然有非凡之初，今日观众也能从其故事中获得共鸣。





牛津词典素来以坚实的语言证据做支撑，选出的年度词汇颇能反映大环境的时代特色。去年牛津词典以使用频率为指标，评出2016年度词汇：“后真相”（post-truth）。该词与英国脱欧及美国总统大选密切相关，在政治环境中，事物本身的真相不再重要，立场与情感才是选择标准。正如“没有国家”的作者哈金今年用一部《摇船者》（*The Boat Rocker*）痛击海丽以“9·11”事件为卖点的炒作式小说《九月的爱与死》，真相尚未明了，而对真相的解读与利用就已经先行。但文学界中对真相的渴望仍如蚊虫啮咬心灵，如意大利记者克劳迪奥·佳迪（Claudio Gatti）即宣称自己找出了隐藏在费兰特面具后的真人。他八方设法，以作家的财政支付记录为线索，终于攻克了意大利难题，指认费兰特的真实身份为罗马女作家安妮塔·拉贾（Anita Raja）。但佳迪的好事之举仅仅是哗众取宠，大众怒不可遏，纷纷指责。不少作家为费兰特的隐私被侵大开谴责之词，批判佳迪此举是性别歧视。因为费兰特的神秘是一种艺术选择，而多家报纸甚至标明绝不会转载此消息的立场，但佳迪在《哥伦比亚记者周刊》的访谈中表示自己绝无悔意。

猜出费兰特究竟是谁似乎变成了意大利国内外均热衷的有奖问答，直到2015年，她才第一次亲自接受报纸的采访，在《巴黎周刊》中，尽管采访中她仍闪烁其词，令人心痒难耐。这场谜语背后其实引发的是作者是否有权力选择保持匿名的权力。佳迪的猜测也并非粉丝第一次对费兰特身份猜谜了，在一个举世透明的年代，网络让人无从躲藏，可费兰特偏爱玩躲猫猫，也无怪这猜谜游戏沸沸扬扬。尽管不少人猜测费兰特与其英文本译者安·戈尔茨坦（Ann Goldstein）为同一人，但戈尔茨坦连连叫屈，声称就连自己都不知道费兰特究竟是谁。作为一名译者，她更关注作品。而拉贾本人与丈夫都曾被怀疑是费兰特。

2016年3月，意大利语文学家马可·桑塔加塔（Marco Santagata）

在《晚邮报》上发文，基于对费兰特文本的细读，他声称终于从文本的蛛丝马迹找到了答案。桑塔加塔追到了小说主人公就读的比萨高等师范学校，费劲地扒拉出大学六十年代的年表，认为作者是那不勒斯研究腓力二世时期的当代历史教授马尔切罗·马尔默（Marcella Marmo）。谜底一揭，马尔默便深受电话与采访要求的困扰，她气愤地否认桑塔加塔的胡乱猜测，并要求晚邮报给她赠送费兰特的书作为赔偿。她将这皮球踢给了另一位比萨大学的学生，桑塔加塔马上乘胜追击，认为玛利亚·莫尔克里安诺（Maria Mercogliano）才是幕后高人。而马尔默如同接力赛一般，又将赛棒递给了那不勒斯作家西尔维奥·佩雷拉（Silvio Perrella），但作家对此猜测不予回应。

关于费兰特身份的备选名单中，有男有女。呼声最高的应为斯特雷嘉获得者多米尼克·斯塔尔诺内（Domenico Starnone），十年来一直是“重要嫌疑犯”。虽然斯塔尔诺内极力否认，但他的小说与费兰特2002年的畅销作品《遗弃的时光》极为相似。而佳迪揭露后，10月16日，紧接着瑞士“奥尔凡数据”（OrphAnalytics）公司便采用科学的数据分析方法，将费兰特文本拆分成细小单元，从句子到单词，甚至每个标点符号，都是考量对象。用表格和函数证明了斯塔尔诺内是与费兰特最接近的人。两人的风格、题材的处理方式都极其相似，而该统计方法也表明，费兰特早期三部作品与后期的那不勒斯四部曲风格迥异，但文章也委婉地表示，也许是写作技巧的不断成熟所致。^①女作家珍妮特·温特森（Jeanette Winterson）在英国《卫报》上马上指责此统计方法是恶意揣测与女性歧视。

悲凉之年

2016年多名文学先辈相继逝世，为去年笼罩上了一层悲凉惨淡之

^① Determination by stylometry of the probable author of the Ferrante corpus: Domenico Starnone, 2016-10-11.

感。有着“匈牙利乔伊斯”美誉的艾斯特哈兹·彼得（Esterházy Péter）去世，艾斯特哈兹是当代中欧最著名的作家之一，被赞为“二十世纪匈牙利文学的代表”。以小说《极客之爱》（*Geek Love*）闻名的美国作家凯瑟琳·邓恩（Katherine Dunn）、享有“爱尔兰契诃夫”美誉的文学大师威廉·特雷弗（William Trevor）等先后离开，摇滚巨星大卫·鲍伊的去世震惊世界，让世人处在剧烈的悲痛中。但还有闹事者嫌死亡队伍不够壮大，意大利记者托马索·德贝内德迪（Tommaso Debenedetti）谎称美国著名小说家科马克·麦卡锡（Cormac McCarthy）已逝世，各大主流媒体迅速跟风，以至于网页上悼念之声频出。

在悲凉的2016中，意大利损失尤为惨重，艾柯与达里奥·福相继仙游。艾柯与美国作家哈珀·李同一天逝世（2月19日），二人将2月的这个星期五染成了黑色。哈珀·李一生只以《杀死一只知更鸟》传世，但艾柯怪诞、聪慧、多产。尽管常被诟病“掉书袋”和让读者为自己的无知感到羞耻，但艾柯仍是二十世纪意大利最耀眼的星星。早在1995年，艾柯曾为《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撰文，题为《不变的法西斯》（*Ur-Fascism*），^①提出看待法西斯主义者的十四种方式。洛兰内·贝利（Lorraine Berry）援引了此标准，指出特朗普的演讲与措辞与墨索里尼式的典型法西斯相吻合，但他谨慎地说道，特朗普是法西斯，但并非纳粹。意大利新政府对特朗普的大力支持，这又为学者研究艾柯找到了新的支撑。

达里奥·福与泰国国王拉玛九世普密蓬·阿杜德（Bhumibol Adulyadej）同一天逝世，而当天恰是迪伦的诺奖宣布。是喜是悲？10月13日，达里奥·福逝世，而几小时之后，正当人们仍沉浸在悲痛之时，鲍勃迪伦斩获诺奖。这不是两位大师的第一次交集，1997年达里奥·福获奖之际，鲍勃迪伦即曾被提名。而早在2001年，达里奥·福就曾预言过迪伦的获奖，“如果鲍勃迪伦获奖，我将非常高兴”。这

^① Eco Umberto, “Ur-Fascism”,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1995-06-22.

是天意还是偶然？正是诺奖将这两个间隔半个世纪的黑马捆在一起。二者皆是“路边吟唱歌手”，两个人都是出人意料的获奖者，饱受争议。犹记得1997年达里奥获奖之际，意大利国内外同样对其冷嘲热讽。他的戏剧是政治的，是颠覆性的。梵蒂冈曾如此评价他的戏剧《滑稽的谜》，“电视历史上最亵渎上帝的表演”^①。达里奥·福的戏剧植根于意大利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的戏剧传统，但他又创造出一种全新的戏剧语言。去年迪伦的黑马之旅，也让他饱受争议和批判，两位诺奖获得者的命运何其相似。

2016年，几名重要的大屠杀见证者也接连离开了我们。大屠杀见证者埃利·威塞尔最终走向死亡的黑夜，大屠杀“活教材”匈牙利2002年诺奖作家伊姆莱·凯尔泰斯（Imre Kertész）也于去年辞世，其代表作为以集中营为背景的小说《命运无常》。凯尔泰斯以内心独白的意识流创作大屠杀日记，叩问生死含义。其叙事以冷静平和著称，他是克制的，文字中既没有深切的感动也没有骇人的愤怒，读者只是看到一个自然而然的集中营世界。而恰恰是这种平静与自然，更能让纳粹显得可怖。而另一名大屠杀见证者波兰作家马丁·格雷（Martin Gray），他用法语写作。代表作《献给我的挚爱们》译成26种语言，销量高达三千万册。

年底，同样身为大屠杀受害者的奥地利著名女作家诗人伊尔莎·艾兴格（Ilse Aichinger）驾鹤仙游。艾兴格被誉为“女版卡夫卡”，代表作《第四道门》是奥地利最早描述集中营的文学作品。尽管艾兴格曾获众多重要奖项，如卡夫卡奖（1983）等，但在男性主导的德语文坛中，她长期处于边缘地带。但艾兴格其实是德语文坛的真正明星，其光芒丝毫不比托马斯·曼、茨威格等逊色。艾兴格的文字深深浅浅，从梦中照出现实，《更大的希望》是重要的德语战后文学作品。《被缚之人》（*The Bound Man and Other Stories*）叙述如迷宫般离奇曲折，情节荒诞，

^① Christopher Cairns, *Dario Fo e la Pittura Scenica: Arte, Teatro, Regie, 1977-1997*, p.36.

颇有卡夫卡遗风。但评论界认为艾兴格超越了卡夫卡，因其更强调人类苦难的情感。艾兴格的作品常用幻境、似梦等虚幻手法营造出恐怖与毁灭的氛围。

大奖中见创新

英国布克奖第一次颁给了美国人，非裔美国作家保罗·贝蒂（Paul Beatty）凭借一部黑色幽默小说《出卖》（*The Sellout*）击败英国劲旅取胜。令英国学界担忧的是，布克奖获奖名单中英国作家数量锐减，这是否意味着本土国家已被边缘化？得益于三年前的改制，贝蒂终于成为第一个问鼎布克奖的美国人。布克奖三年前改制，所有用英语写作并在英国出版的书籍均可被提名。但讽刺的是，贝蒂在英国的出版之路极为艰辛，《出卖》曾被十八家出版社拒绝，最后小型独立出版社“一个世界”接过了这个烫山芋。而去年布克奖得主牙买加作家马龙·詹姆斯（Marlon James）的获奖作品《七次屠杀简史》（*A Brief Story of Seven Killings*）同样由此小出版社刊印，可谓识良马之伯乐。

《出卖》是一个试图在洛杉矶恢复奴隶制和种族隔离的荒诞故事。评委赞贝蒂小说用“新颖的幽默手法来书写种族身份与社会不公”，小说“直击美国当代社会的内核”。小说开篇，主人公本本（Bonbon）在最高法院上说道“也许很难置信，但我身为一个黑人，从没偷过任何东西”。小说的嘲讽口吻立现。本本成长于洛杉矶南部郊区的单亲家庭。父亲死后，他愤而走向极端。企图在高中实行隔离制的行为最终让他被高级法院传唤。黑人成为总统的美国，该怎样处理这棘手的种族问题？

2016年欧洲文学奖冠军为丹麦诗人比约恩·拉斯姆森（Bjorn Rasmussen），以其野蛮的禁忌之书《皮肤是禁锢身体的松散覆盖物》（*The Skin Is the Elastic Covering that Encases the Entire Body*）。欧洲文学奖评定欧洲范围内最优秀的新作家，拉斯姆森正是近年来鹊起的

新时代作家，他曾于2011年荣获蒙塔纳文学奖。这是一部成长纪事小说，讲述丹麦乡村少年的成长故事。尽管小说中的元素极具颠覆性，如同性之爱、自残、毁灭、绝望等，但读者仍被小说的极致之美所打动。西班牙国宝作家门多萨·加里多（Edouardo Mendoza Garriga）今年收获西班牙塞万提斯奖，去年他则斩获了卡夫卡奖。塞万提斯奖评委赞其“为西班牙语文学带来一种全新的叙事风格”。

2016年法国最高文学奖龚古尔奖得主为摩纳哥女作家雷伊拉·斯利曼尼（Leila Slimani），而她也是法国历史上第十二位获此殊荣的女性。小说《甜蜜之歌》（*Chanson Douce*）讲述了一个保姆残忍杀害雇主的两名小孩的故事，取自真实故事，法国富裕之家雇佣的保姆却杀害了一对六岁与八岁的儿女，小说家借社会热点事件审视世界良知。龚古尔奖的副线为雷诺多奖，常被视为安慰奖，今年由女剧作家亚米娜·雷扎（Yamina Reza）获得，《巴比伦》（*Babylone*）同样为犯罪小说，晚宴上关于鸡肉的争论却引发了蝴蝶效应。

2016年的德国布克奖获奖者为波多·基尔希霍夫（Bodo Kirchoff），获奖作品为《遇见》（*Widerfahrnis*）。该书讲述了两个年轻人去南部的旅行故事，基尔希霍夫的故事绵密紧凑，层层推进，如同一张密不透风的细网，将都市年轻人的过去、未来编织起来。英国艾略特诗歌奖首次颁给了一位诗人的处女诗集，英国华裔女诗人萨拉·豪（Sarah Howe）以《玉环》荣膺，中国与英国文化的碰撞，香港都市的寻根之旅。评委赞其开辟了英国诗歌的新可能，对形式的实验，强烈的意象和情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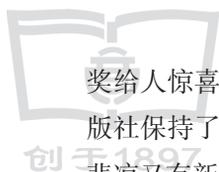
2016年金史密斯奖桂冠由爱尔兰作家麦克·马可麦克摘得。而这也是此奖设立四年以来，第三位爱尔兰获得者，前两位为马布莱德与凯文贝利（Kevin Barry）。马可麦克击败了布克奖提名者黛博拉·列维（Deborah Levy）与金史密斯奖首位得主埃米尔·马布莱德（Eimear McBride）。金史密斯奖以颠覆性著称，马可麦克获奖作品为《太阳之骨》（*Solar Bones*），此书因其大胆而前卫的实验风格脱颖而出，全

书为一句一气呵成的句子，全无断裂之感。评论家常将马可麦克的作品与爱尔兰前辈乔伊斯相提并论，《太阳之骨》同样采用了意识流写法，传承了爱尔兰现代主义遗产。《太阳之骨》结合了乔伊斯《尤利西斯》的整合性与布莱恩·欧诺兰（Brian O’Nolan）《两只鸟在游泳》的解构性，既有严密的叙事结构，又有松散自由的叙事方式。正如身为建筑师的哈代在创作时融入了其建筑元素，以工程师为主角的《太阳之骨》则将生活的细碎整合成一个严谨精密的工程仪器，整个故事发生在中年工程师马可的脑海中。

2016年马格里斯荣获卡夫卡奖，此奖侧重作家的“人文主义的普世价值”。马格里斯的获奖犹如一道亮光，照亮了意大利2016文学的死寂黑暗。马格里斯是第一个问鼎此奖项的意大利作家。作为捷克最高荣誉文学奖项，卡夫卡奖曾授予菲利普罗斯、村上春树、哈罗德·品特、彼特·汉德克、约翰·班维尔与阿莫斯·奥茨等文学巨擘。马格里斯在颁奖仪式前的见面会上时曾打趣道，“我起初以为这是一个恶作剧”，他指出卡夫卡是“与我理解世界最相似的作家”，写作是生存的必需，是捕捉生命意义的工具。马格里斯擅长离散与流放体裁，而风景与空间在其叙事中也是点睛元素，现代社会的迷茫。卡夫卡奖的选择标准为“极高的文学天赋”，“让读者有强烈代入感”。马格里斯《微型宇宙》正是意大利的里雅斯特大区的多元文化氛围，而2005年的《盲》则是鸟叔历史与人性中的波折与离奇经历。

总 述

欧洲难民问题的持续发酵，恐怖袭击的阴霾依然盘旋在欧洲上空，如此多的文学巨匠离我们远去。带给我们剧烈的震痛。纪念伟人的盛事似乎也逃不开对“死亡”本身的思考，这一切都让2016年的欧洲文坛蒙上了那抹挥之不去的悲凉底色。身处动荡社会大环境的欧洲读者一边品味着忧伤，但另一边在为文坛新血液而感到欣喜。欧洲多项大



奖给人惊喜，文学传统的回归让人对纯文学的力量更具有信心。小出版社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后辈学人也在持续为文坛贡献。这是既悲凉又有新意的一年。

